

真相 推理师

嬗变

呼延云 作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真相推理师

嬗变

呼延云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相推理师. 嬗变 / 呼延云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8692-0

I. ①真… II. ①呼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1695号

书 名: 真相推理师. 嬗变
著 者: 呼延云
策 划: 快读出版 010-84775016
装帧设计: 云莱坞
责任编辑: 姚 丽
特约编辑: 渠 诚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: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: 14
字 数: 300千字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2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9-8692-0
定 价: 42.00元

出现印装、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4775016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：骨 头 /001
- 第二章：刘思缈 /019
- 第三章：白色布娃娃 /035
- 第四章：噩 梦 /053
- 第五章：碎 尸 /071
- 第六章：中国的开膛手杰克 /091
- 第七章：犯罪个性剖绘讲座 /103
- 第八章：“莱特小镇”里的鬼魅 /123
- 第九章：两个凶嫌 /145
- 第十章：人与兽 /165
- 第十一章：浴 血 /193
- 第十二章：奇怪的三十秒 /215
- 第十三章：大恐慌 /233

第十四章：搜查贰号公馆 /255
第十五章：救 命 /285
第十六章：又一起凶杀案 /309
第十七章：郭小芬的推理 /333
第十八章：《黑色星期天》/353
第十九章：蓝色的河流 /379
第二十章：嬗 变 /399
新版后记 /437

骨 头

第一章

黑暗中，她摸到了那块骨头。

冰冷的骨头上，有些发黏的东西，还有一些丝絮状的物体，简直就像是……

她浑身发抖。

是血，和没有刮尽的肉……

我的天啊！

她非常想惨叫。再没有什么比惨叫更能表达她内心的巨大惊恐了！可是她又不敢，如果把那个魔鬼招来……

我的天啊！

她扼住自己的喉咙，力气大到几乎把自己掐死。这样，她才把惨叫的欲望生生地压抑回了起伏不定的胸腔……

她低低啜泣起来。

黑暗中，她开始一点点抚摩自己的身体，每一寸肌肤，像是母亲在抚慰受惊的孩子。是的，现在她不再是自己，而是自己的妈妈，她多么想重新扑进妈妈的怀抱里，就像儿时碰到一条好大好大的毛毛虫似的。

“别怕，孩子……”

妈妈一定会这样温柔地安慰她的。

可是现在，一切都太晚了。

她怎么会那么轻易地答应和那个魔鬼上床？只是一起跳了个舞，喝了瓶红酒，他对她说：“有没有兴趣来点更刺激的？”她向他飞着媚眼：“刺激？你能给我多大的刺激？”

他笑得那么暧昧，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烁着女人般诱惑的光芒：“试试看喽。”

她一向觉得上床不过是一种带有强烈快感的体育运动，她甚至数不清自己和多少个男人上过床了。有的，事后会给她扔下一些钱，有的，事后会趁她睡着，把她身上最后的一点钱拿走。

接着就是跟着他回了家。一般来说，带自己回家的男人都是给钱而不是拿钱的。

进门之后，他突然把她死死地抱住，按倒在了地上。在那一瞬间，一种奇怪的恐惧感浮上她的心头，因为她发现身上的这个男人，神情突然变得异常狰狞：满脸的胡须像兽鬃一样炸立，双唇绽开伤口似的猩红，露出了白森森如尖刀般的牙齿！

她闭上眼睛，就像每次看鬼片一样，每当最恐怖、最血腥的画面即将在屏幕上出现的刹那，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眼睛紧紧闭上，攥着拳头，汗毛倒竖，血液凝固，冰冷的身体不停发抖，这是她恐惧时犹如甲虫伪死般的本能反应。

全过程，男人一声不吭，高潮时也一样，只是冲击猛烈得惊人！她感到下体有一只钢爪疯狂地进进出出，仿佛实施着没打麻药的刮宫手术。钢爪的齿刃上挂着鲜血、黏膜和胎儿的粉红色肉碎，正如她曾经做过的无数次的人流……这种可怖的联想生生撕开了她的眼皮，那一刻，她看到他脖子上的血管倏张着，要爆裂似的。

她吓坏了！

她从地上坐起，匆忙地将衣服一件件套在身上。由于太紧张，胸罩死活扣不上，索性就那么挂在丰满的胸前，匆匆穿起外衫……

男人一直坐在地上微笑地看着她，像是猫在欣赏爪下拼命挣扎的耗子。

她站起来，甚至没说“再见”就向门口冲去。

男人一动不动。

她拧动门把。太好了，只要一步，就可以跨出这该死的地方了！

她庆幸自己即将逃离之际，清晰地闻到了一股血腥气。

门没有打开——

怎么搞的？

她使劲拧门把，“哐哐”地往里拉，往外推，可门就是打不开！

她急了，这门是坏了？

“操！”她骂着。

身后传来男人的狂笑。

她感到笑声像蜘蛛丝一样裹挟着自己，向一个深渊陷下去，陷下去……

醒来时，她在黑暗中，摸到了那块带血的骨头。

啜泣突然停止了。

抚摩自己身体的手也停了下来。

天啊，我竟然是赤裸的。

我到底是在哪里？

他究竟想要干什么？！

妈的！我是我自己的，这丫凭什么把我囚禁起来？！

她愤怒地想站起来,但是脑袋立刻碰到了墙壁,坚硬的石头撞得她好疼!

她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被囚禁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,仿佛是量身定做的石头棺材,躺着的身体稍微伸展一下都会遇到不可能破除的障碍。

她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了,下一口必须比上一口嘴巴张得更大,才能摄足维持生命的氧气。

“我要死了吗?”她绝望地想。

就在这时,她听见自己的脚部传来了“咔嚓”的一声响,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。

她汗毛都竖了起来,本能地把脚往里蜷了蜷,却再也没听到声息。

可是她的恐惧感却越来越大,因为她的脚掌清晰地感到凉飕飕的,显然是“石棺材”被打开了一个口子,但口子外面,却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敢试探的未知。

死一样的寂静。

她瑟瑟发抖,一声不吭,甚至连呼吸都屏住了。

初二那年,一个深夜,喝醉了酒的继父闯进房间,夺走了她的贞操。从那以后,他经常深更半夜摸到她的床上……如果她反抗,就会遭到劈头盖脸的殴打!有一段时间,她真的是旧伤未愈,又添新伤。

经常值夜班的妈妈问起来,她就说是考试成绩不好被继父教训的,她不敢告诉妈妈真相,否则……继父说过,要把她和妈妈一起杀死。

直到那一天……

她永远永远不想再回忆起的那一天,此刻,在这死寂的黑暗中,却那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那天深夜，当继父再次摸到她的床上时，她死死抓住被角，流着泪水哀求他放过她，继父开始扇她的耳光，她抵抗了，没用，被子再次被扒开，熊爪一样的手，粗野地在她的身体上摩挲着。

突然，门口响起一声愤怒而绝望的哀号，就像觅食回来的母狼，看到崽子被豺狗叼住了脖子。

是妈妈。

她滚到床下面，听着外面的厮打和哀号，不停地哭……

突然，一切都沉寂了下来，死一般的沉寂，就像现在一样。

黑暗中，她蜷缩在床下，完全不敢出声，任泪水一串串滚落面颊。

好久好久，她听见继父粗野的喘息声——

呼哧呼哧！呼哧呼哧！

“小宝贝，现在没事了，我们可以好好地玩一玩了……”

她被从床下拖出的一刻，看到了喷溅在暖气片上的乌黑的血，妈妈歪着脑袋，躺在暖气片下面，黑暗中，眼睛瞪得又圆又大。

现在，此刻，黑暗比那时更深，更浓……还有，妈妈瞪得又圆又大的一双眼睛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感到自己再也承受不住这死寂了，于是，轻轻地把蜷起的脚往外探了探……

“啊！”

只有极度的恐惧，才能发出如此凄厉的尖叫。因为，一双手仿佛从坟墓里突然伸出，死死攥住了她的脚腕子！

兔子被鹰捉住了！

她大叫着，撕心裂肺地大叫着，两条雪白的大腿像将被吊死的人一样蹬着，踹着！

但是毫无用处，叫声撞在厚重而狭隘的墙壁上，反射回来，震得她耳鼓生疼，却传不到“石棺材”外面。那双攥住她脚腕子的手，仿佛是脚镣一样紧紧箍着。

野兽在外面，黑暗中双眼放出淡绿色的光芒，白森森的牙齿轻轻地齧着。

好像在笑，因为猎物无用的挣扎而微笑。

很快，猎物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，渐渐停止挣扎，她终于明白，野兽太高明了，让她把所有力气消耗在这“石棺材”里，而对他毫无伤害。

然后，她只觉得身体被一点点拖出“石棺材”，仿佛一头死掉的猪。

“砰”！

她的头出了“棺材”口，撞在了地面上，她轻轻呻吟了一声。

野兽把她的腿用铁丝捆绑住，然后又翻过她的身体，用铁丝反缚住了她的双手。

她竟连一点反抗也没有。

“你放了我吧……”

猎物的喃喃声，把野兽吓了一跳，他翻转回她的身体，打开电筒，照着她惨白的、满是泪水的脸。

“我要回家，我想我妈妈，求求你放我回去吧，我想我妈妈……”

野兽点点头。

她以为自己的哀求起效果了。

然后，她看到了一枚刀片。

刀片被拈在野兽的两根指头中间。他看了看刀刃上的寒光，眯着眼又看了看她，继而缓缓地蹲在她的身前，把电筒放在地上。

他要干什么？

他用一块布堵住了她的嘴，伸出手，一把攥住了她右边的乳房。

刀刃刺开皮肤，由肥厚的脂肪囊切入，血水和体液一下子涌了出来，顺着刀片的下端流淌到地上。

巨大的疼痛使她的眼珠都要瞪爆了，被堵住的嘴里发出惨痛的呜呜声！

但野兽的刀没有丝毫停留，只是猎物的身体颤抖得太厉害了，到胸大肌筋膜的地方，割得很不顺利，没有刚开始那种切蛋糕般的流畅感……血越涌越多，野兽皱了皱眉头，把已经割开一半的乳房往上扯了扯，然后用力把刀片横向一拉——

“嚓”的一声，整个乳房被完整地切了下来，与胸大肌竟还有絮状的血丝牵连……

“呜——”

她发出最后的惨叫。

这时，有什么声音从上面传来，有点像脚步声，一串，十分急促。

野兽愣了一愣，面带着早已经料知一切的微笑，从容地把那只乳房装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，然后将昏死的猎物的手骨一一折断，并从兜里掏出一罐液体，灌在猎物的嘴里。

最后，他把一个东西扔在地上，缓缓地离去。

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躺在一辆救护车里，鼻子和嘴都罩在氧气罩里，颈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。

“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醒来？”一个急促的声音在问。

“已经全身麻醉，创口的清理已经完毕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多亏您带队及时赶到……啊，她已经醒来了！”

视线由模糊一点点变清晰，接着，一抹哀怜的眼神如温暖的水一般抚摩过她的面庞。

渐渐地，她恢复了一些意识，想起了一些东西：黑暗、脖子上倏张着的血管、拧不开的门、刀片，还有……冰冷的骨头。

她浑身哆嗦起来，然后，身体突然像触电一样剧烈地颤动！

旁边的心脏监控仪的屏幕上，原本平缓流动的曲线，刹那间变成了尖刀林立！

不久前的死亡恐惧，火山一样在她心里爆发，灼得她几欲发疯！

是的，全身麻醉抑制住了肉体上的痛苦，但是恰恰由于搞不清肉体被摧残成了什么样子，心灵的恐惧急剧加大，以至于她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——我，是不是只剩下一个头颅？

“这样她会死掉的！”视线中出现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焦急的脸，“自己把自己杀死！”

“坚强点，你坚强点！”

那温暖如水的眼神再次抚摩着她……她渐渐看清了他：玉一样温软雪白的面庞，年轻而英俊，两道纤美的眉毛下面，一双明亮的眼睛放射出洞察一切，同时又充满悲悯的光芒。

这个身穿便衣的年轻人，和其他几个穿着警服的人一起，望着她。

他似乎是搂住了她没有知觉的肩膀：“你得帮我们抓住他，抓住那个伤害你的家伙，你得亲眼看着他被撕碎！所以你得活下去，你必须活下去，明白吗？必须！”

她凝望着他，不停流泪……总算是慢慢平静了下来。

医生钦佩地看着年轻人。

“你……还疼么？”他问。

“她的嘴里被灌进了大量硫酸。”旁边的急救医生低声说。

“我知道……”年轻人摇了摇头，然后依旧无限哀怜地凝视着她。

车停下了，等候在外面的医护人员迅速将受害者抬进手术室，实施进一步的救治。

他一直跟到手术室门口，她在被抬进门的一瞬间，被泪水泡得发肿的眼睛，还湿漉漉地望着他。

他使劲地点了点头，仿佛做出了承诺。

手机响了。

“香茗！你赶快回来，我顶不住记者们了！”电话里传来市公安局新闻处处长李弥焦急的声音。

“哦……”他茫然地应着，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手术室的大门。

好一会儿，才转身走掉。

乌云密布。市公安局的大院里，树影铺陈出一片密密匝匝的阴影，一路走过去，无论比他年长还是年轻的警察，一律向他行注目礼。

虽然他今年才26岁，虽然他并不是警察，也没有警衔。

但是……

他缓缓走进新闻发布厅，躲在一个角落里。包围着新闻处处长李弥的记者们没看到他，还在不断向已经焦头烂额的李弥提问。

站在李弥不远处的一个极其美丽，但面容冷若冰霜的女警官看见了他，伸手一指：“你们要找的人是不是他？”

记者们齐刷刷地回过头，然后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喜的轻呼，蜂拥而上，险些把他撞倒，闪光灯在顷刻间亮成一片。

他看了那个美丽而冷漠的女警官一眼。

“林组长，请您详细谈一下这起案件的侦破经过！”

“那个女孩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

“听说歹徒的手段极其残忍，是吗？”

他保持缄默。

“请问，这会不会是一系列凶杀案的开始？”

他身子一震。

目光所及，果然是她——《法制时报》的记者郭小芬。

郭小芬，容貌娇媚，眉眼像极了伊能静，脸庞白里透粉，披肩的卷发像乌云一样，才24岁，却已独立报道过多起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。她的写作风格独特，对案件一面跟踪报道最新进展，一面进行自己的推理，有几次居然对侦破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，因而在刑警中享有公主般的礼遇，所以她的消息也比大多数同行“灵通”得多。

“系列凶杀案”这个词从她的口中吐出，绝不会是空穴来风，许多记者瞪圆了眼睛。

“这只是一起单一的刑事案件，我们没有发现这起案件与其他案件的关联。”林香茗的口吻毫无感情。

许多记者“唰”地又把目光转向了郭小芬。

郭小芬看着林香茗，嘴角那一抹可爱兼调皮的微笑，表明她洞悉了一切——什么也别想瞒住我。

好不容易打发走了记者，林香茗登上六楼，来到局长办公室的门口，敲敲门，走了进去。

套间。外间极大，几个分局的头儿正和局长秘书周瑾晨闲磕牙，等待局长接见。林香茗一走进来，包括周秘书在内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和他打招呼。

“局长在忙？”他轻声问周秘书。

周瑾晨朝着里间做了个“请进”的手势。全局上下，大概只有林香茗有这个特权。“今后他来找我，无论我在忙什么，无论我有多忙，都不得阻拦，可以直接‘闯宫’。”这可是局长亲口下过的“圣谕”。

林香茗正要敲门，门却“呼”的一声被人拉开，一个膀大腰圆、粗犷的脸孔像斧子一样的人，气冲冲地走了出来，正要与林香茗擦肩而过，却又刹住脚步，转过身，故作惊诧地望着他说：“哟，您又来啦，您说您一大学教授，不好好给学生们上课，老往我们这刀口上舔血的地方跑什么啊？”

林香茗漠视着对方——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一处副处长杜建平。

“您瞧，我又忘了，您是一大海归，用英文说话的，听不懂我们这满口的土话，啧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杜建平冷笑着，大步离去。

各个分局的头儿，以及周秘书都目瞪口呆地看完这一幕，有些人的脸上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。

那个女孩不停地流着泪……林香茗现在满脑子里都是这个，慢慢走进了里间。

市公安局局长许瑞龙正在批阅一份由公安部转来的文件，头也不抬：“小林？”

“是！”林香茗说。

“真有那么严重吗？”许瑞龙放下笔，摘下老花镜，抬起头，脸上挂着一丝略带烦躁的疲惫。

今年59岁、满头白发的许瑞龙，大概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警龄比年龄还要大的人。他生于1948年，民国时的警察，吃空额是习以为常的事，比如实有八十人，上报一百人，那“虚拟”的二十人的薪水自然就被主管侵吞。许瑞龙的父亲——当时被称为京津第一名捕的许天祥，时任侦缉队总队长，自也不能免俗，在儿子没出生前就把他的名字填在了警员花名册上……

“在现场，我们除了解救受害人，还发现一根骨头，初步推断是人的大腿骨，也就是说，罪犯在绑架、凌虐受害人之前，已先杀害一人，但由于缺少其他残肢，失踪人口调查科表示一下子很难确认死者是谁。”林香茗出言十分谨慎，“从遗留在现场的火柴盒看，罪犯很可能还在酝酿着新的犯罪计划……”

“火柴盒？”许瑞龙困惑地嘟囔了一句，从椅子上站起，慢慢地踱到窗边，凝望着城市夜晚的灯火。